

續資治通鑑

冊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  
知益州任中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

皇后撫養之及

宋紀二十九

起上章閏茂五月盡重光大淵獻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子好學善屬文

皇帝

大中祥符三年

遼統和二十八年

五月己卯朔遼主如中京

丙戌安定郡王惟吉薨魏王德昭之子好學善屬文  
嫋草隸飛白性至孝初太祖命孝章皇后撫養之及  
后薨哀過所生每誦詩至生我劬勞句涕泗交下宗  
室中稱其賢謚康孝 甲午詔獎知益州任中正轉  
運使言吏民列狀願留之也中正及并州劉綜皆以  
善政聞帝謂輔臣曰藩方重地切在得人自今須歷

方面始可擢爲大官卿等悉之 辛丑京師大雨平  
地數尺壞廬舍民有厭死者賜布帛 先是高麗國  
王王治之妃皇甫氏有外族金致陽出入宮掖人言  
其有私王治杖致陽配遠地王治薨子誦嗣位年十  
八矣皇甫妃攝政召致陽授閭門通事舍人不數年  
貴寵無比皇甫妃生子卽私於致陽所生也謀立爲  
王後王誦有從弟詢號大良院君皇甫妃忌之彊令  
爲僧復遣人潛害賴寺僧匿之獲免王誦有疾密召  
給事中蔡忠順諭以輔立詢勿令國屬異姓忠順議  
遣人迎詢而召西北面巡檢使康肇入衛肇聞召行  
至洞州其幕下主書魏從掌書記崔昌素怨王誦謀  
爲亂給肇曰王疾篤命在頃刻宜徐行觀變肇猶豫  
不行皇甫妃聞肇且至惡之遣內侍守岊領以遏之

肇父在王京知釁隙已開乃爲書納竹杖中令奴除  
髮爲僧報肇曰王已逝羣凶用事可亟舉兵來奴晝  
夜急走至肇所氣竭而斃肇探杖得書信爲然卽率  
甲騎五千聲言入靖國難至平州始知王誦未薨喪  
氣垂頭良久其黨曰業已來不可止也肇意遂決廢  
王誦爲讓國公殺致陽遷皇甫妃於黃州流其親黨  
於海島遣兵迎詢立爲王詢以肇爲西京留守肇旋  
弑王誦于積城縣遼主謂羣臣曰康肇弑其君誦而  
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可

國舅詳衰

舊作詳  
穩今改蕭迪里

舊作敵  
烈今改諫曰國家連年征討

士卒抗敝況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高麗  
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爲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  
遣一介之使告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興師未

晚遼主狃於南伐之勝不聽丙午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

攷異宋史遼史俱云康肇弑其君誦立誦從兄詢高麗史王誦之立年十八矣東國通鑑云皇甫氏逼大良君詢爲僧年十二初寓崇教寺後寓居三角山神穴寺是詢實誦之從弟故遼主飛書以諭高麗亦謂逆臣康肇弑君立幼也李氏長編作高

麗王誦卒其弟詢權領國事蓋高麗久與宋絕故李氏不知有康肇弑君之事然以詢爲誦之弟則與高麗史東國通鑑相合今從之又

雄州糴粟二萬石賤價賑之

知河中府楊舉正言

本府父老僧道千二百九十人狀請車駕親祀后土

詔不許

丙辰頒諸州釋奠元聖文宣王廟并祭器

圖

詔前歲陝西饑民有鬻子者官爲贖還其家

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郭贊卒帝以舊學故親往

哭之輶朝三日贈左僕射謚文懿贊喜延譽後進宋

白趙昌言皆其所薦也

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

邢昺被病請告壬戌帝親臨問賜藥一奩故事非宗

高麗史東國通鑑俱作康北宋遼史俱作康肇今從宋遼史

六月庚戌遼遣使告糴詔

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惟郭贊與昺以恩舊特用  
之及卒輟朝二日贈左僕射洪湛之得罪也昺力居  
多王欽若德之昺被寵幸亦欽若左右之 秋七月  
丙申戶部尚書溫仲舒卒贈左僕射謚恭肅仲舒少  
與呂蒙正契厚又同登第仲舒黜廢累年蒙正居中  
書極力援引及被任用反攻蒙正士論薄之 己亥  
詔南宮北宅大將軍已下各赴書院講經史諸子十  
歲以上並須入學每日授經書至午後乃罷仍委侍  
教教授伴讀官誘勸無令廢惰 辛丑文武官將校  
耆艾道釋三萬餘人詣闕請祀汾陰后土不允表三  
上八月丁未朔詔以來年春有事於汾陰 戊申以  
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爲祀汾陰經度制置使翰林學  
士李宗諤副之 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獻錢帛三十

萬以佐用度詔褒之己酉發陝西河東兵五千人赴  
汾陰給役置急腳遞鋪出廄馬增驛傳遞鋪卒至八  
千餘人 庚戌命翰林學士晁迥楊億等與太常禮  
院詳定祀汾陰儀注 詔汾陰路禁弋獵不得侵占  
民田如東封之制 壬子昇洪潤州屢火遣使存撫  
祀竟內山川 甲寅召近臣觀書龍圖閣帝閱元和  
國計簿三司使丁謂進曰唐江淮歲運米四十萬至  
長安今乃五百餘萬府庫充仞倉廩盈衍帝曰民俗  
康阜誠賴天地宗廟降祥而國儲有備亦自計臣宣  
力也謂再拜謝 丁巳詔寶鼎縣不得笞篋人有罪  
並送府驅遣 庚申解州言池鹽不種自生其味特  
嘉取其精明尤異者上進詔遣使祭池廟 賦大理  
評事蘇耆進士及第耆易簡子宰相王旦女婿也耆

先舉進士及唱第格在諸科知樞密院陳堯叟爲帝  
具言之帝顧問旦曰卻立不對耆曰願且修學既出  
堯叟謂旦曰公一言則耆及第矣旦笑曰上親臨軒  
試天下士示至公也旦爲宰相自薦親屬於冕旒之  
前士子盈庭得無失禮堯叟愧謝曰乃知宰相真自  
有體至是耆獻所爲文召試學士院而有是命曰長  
女婿殿中丞雍邱韓億亦嘗獻所爲文帝亟欲召試  
旦力辭之億例當守遠郡帝特召見改太常博士知  
洋州旦私語其女曰韓郎入川汝第歸吾家勿憂也  
吾若有求於上它日使人指韓郎緣婦翁奏免遠適  
則其爲損不細矣億聞之喜曰公待我厚也丙寅  
遼主謁顯陵乾陵丁卯羣臣五表請上尊號不許

府宰相駙馬都尉蕭巴雅爾

舊作排  
押今改

爲都統北面林

牙蕭僧努

舊作僧  
奴今改

爲都監

己遂舉兵奄至城下焚蕩宮室剽掠居人誨徙居昇羅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請和案聖宗伐高麗實因康肇弑君之故至索還六城乃

是後事長編牽合爲一  
蓋傳聞之誤今不取

辛未命曹利用祭汾河

有司

定祀后土儀度廟庭擇地爲塗其玉冊玉匱石匱石  
礪印寶悉如社首之制從之 乙亥河中府父老千

七百人詣闕迎駕帝勞問之賜以緡帛 九月戊寅

詔西路行營宜令儀鸞司止用油幕爲屋以備宿衛  
不須覆以蘆竹 辛巳河東轉運使兵部郎中陳若  
拙請以所部緡錢芻粟十萬轉輸河中以助經費許  
之 癸未陳堯叟言築壇於睢上如方丘之制廟北  
古雙柏旁起堆阜卽就用其地焉 乙酉遼使冊西

平王李德明爲夏國王旋遣樞密直學士高正引進

使韓杞宣問高麗王詢

一攷異二東國通鑑云秋七月契丹遣給事中梁炳大將軍耶律允來問前

王之故遼史不載高麗史云八月丁未朔遣內史侍郎平章事陳頤直中臺尚書右丞尹餘如契丹九月遣左司員外郎金延保秋季問候左司郎中王佐（遲將作丞自日昇如東京修好是高麗之遣使于遼也屢矣至高正韓杞之使高麗史繫于十月又以高正爲給事中俱與遼史異今從遼史）

丁亥帝作宗室座右銘并注賜寧王元

偓而下從判宗正等趙湘請也

知華州崔端言父

老二千餘人欲詣闕請幸西嶽詔答之癸巳杖殺

入內高品江守恩於鄭坐擅取民田麥穗及私役軍士故也論者謂朝廷行罰不私中外莫不悚慶

初有司議祀宇之旁難行觀禮欲俟還至河中朝會肆

赦於是陳堯叟等言寶鼎行宮之前可以設壇壝如

東封之制詔如堯叟等奏甲辰內出綏撫十六條

頒江淮安撫使冬十月庚戌陳堯叟言解州父

老欲詣闕奉迎車駕詔堯叟諭止之戊午命三司

使丁謂赴汾陰路計度糧草 庚申丁謂等上大中

祥符封禪記五十卷帝製序藏祕閣

是月女真進

良馬萬匹於遼乞從征高麗遼主許之

「攷異」是時女  
真方臣服於遼

而契丹國志云女真與高麗合兵拒遼長編亦云高麗與女真合叛皆傳聞之誤長編又載李允則疏云頃年契丹加兵女真女真衆纔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之凝爲堅冰不可上距城三百里於其積聚設伏於山林以俟之契丹既不能攻城野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戮今契丹趨遼陽城伐高麗且涉女真之境女真雖小契丹不能勝也此蓋邊境僨伺之言殊非當日事實今不取

高麗王王詢遣使奉表於遼乞罷師不許

「攷異」高麗史云冬十月

參知政事李禮鈞右僕射王同穎如契丹請和十一月丙子朔遣起居郎姜周載如契丹賀冬至契丹遣將軍蕭凝來告親征蓋高麗之乞罷師自在十月遼主之不許則在十一月也今從遼史連書之

十一月戊辰司天臺韓

顯符所造銅渾儀徙置於龍圖閣召輔臣同觀詔顯符擇監官或子孫可教者授其法 李允則以遼人舉兵伐高麗事上聞帝謂王曰等曰契丹伐高麗萬一高麗窮蹙或歸于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曰曰當

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累歲不一至帝  
曰然可諭登州侍其旭如高麗有使來乞師卽語以  
累年貢奉不入不敢達于朝廷如有歸投者第存恤  
之不須以聞遼主自將步騎四十萬號義軍乙酉  
渡鴨綠江康肇率師禦之戰敗退保銅州遼主封書  
於箭諭高麗曰朕以前王誦服事朝廷久矣今逆臣  
康肇弑君立幼故親率精兵已臨國境汝等能縛送  
康肇卽可班師丙戌肇分兵爲三隔水而陳一營於  
州西據三水之會肇居其中一營於近州之山一附  
城而營肇以劍車排陳遼師進攻之屢卻肇遂有輕  
敵之心與人彈某丙戌遼先鋒耶律敏諾舊作盈  
奴今改率詳袞耶律達魯舊作敵  
魯今改擊破三水砦擒斬肇及副將  
李立追亡數十里獲所棄糧餉鎧仗不可勝計會遼

主軍至斬首三萬餘級戊子銅霍貴寧等州皆降都統蕭巴雅爾復大破高麗於努古達嶺辛卯王詢遣使上表請朝遼主命羣臣議皆謂宜納積慶宮使耶律瑤珠舊作寶今改獨曰詢始一戰而敗遽求納款此詐耳納之恐墮其計待其勢窮力屈納之未晚遼主亟於成功許其朝遂禁軍士俘掠以政事舍人馬保佑爲開京留守安州團練使昂克巴舊作八今改爲副留守遣太子太師伊蘭舊作凜今改將騎兵一千送保佑等赴京又遣右僕射高正率兵往迓王詢先是詢遣中郎將智蔡文援西京而遼令盧顥劉經入西京諭降其守將已繕降表矣蔡文至焚其表殺顥經城中疑貳蔡文出屯城南會東北界都巡檢使卓思正率兵至與蔡文合兵入城守遼又使韓杞等往諭思正出驍

騎突殺杞等

一攷異一遼史作草嘉孫今從東國通鑑作韓杞

思正以蔡文爲先鋒

出拒保佑伊蘭等敗走又圍高正使館正與麾下壯

士突圍出餘卒多死遼主怒復遣伊蘭擊之蔡文累

戰皆敗越五日遼主進駐城西城中兇懼思政佯言

出戰夜開門遁蔡文奔還高麗諸臣欲降姜邯寶曰

當避其鋒徐圖興復耳王詢乃夜攜後宮及吏部侍

郎蔡忠順等遁去巴雅爾敏諾等破開京焚宮廟民

居皆盡追至清江而還

一攷異一遼史十一月乙酉大軍至鴨綠江至庚子王詢棄城遁相去祇十

六日而遼主班師自在次年正月乙亥朔當時開京已破遼主何以久留高麗遼史亦未明言其故也據東國通鑑十一月辛卯契丹主

自將步騎四十萬號義軍天兵渡鴨綠江壬辰康肇等與契丹兵戰敗績甲午契丹主以錦衣銀器等物賜鎮將丁酉師進至通州移軍

銅山下康兆引兵出通州分軍爲三契丹先鋒耶律敏諾破其砦擒

康兆甲寅契丹兵破肅州乙卯卓思政殺遼使韓杞丙辰智蔡文出

戰翼日蔡文敗走西京諸將皆潰已未統軍錄趙元復收散卒守西京辛未高麗王南走自辛卯至辛未己四十一日蓋遼師克開京自

在十二月故遼主至正月始班師也但東國通鑑所載月日與遼史參差難以覈定今仍從遼史

金

甲寅陝州

言寶鼎縣黃河清十二月丙午寶鼎縣黃河再清集  
賢校理晏殊獻河清頌 壬子大宴含光殿軍校營  
在新城外者並令終宴至夕遣內侍持鑰往諸門俟  
盡出闔扉入鑰遂爲定制 乙卯告太廟奉天書如  
東封之制 丙辰以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權東京  
留守三司使丁謂爲行在三司使鹽鐵副使林特副  
之 丁巳翰林學士李宗諤等上新修諸道圖經千  
五百六十六卷詔獎之 禁扈從諸色人燔爇道路  
草木 知雜御史趙湘請依周禮置上訓誦訓纂錄  
所經山川古迹風俗以資宸覽詔錢易陳越劉筠宋  
綏掌其事每頓進一卷 龍圖閣待制孫奭由經術  
進守道自處卽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帝嘗問以天  
書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知奭朴

忠每優容之是歲特命向敏中諭頡令陳朝廷得失  
頡上納諫恕直輕徭薄賦四事頗施用其言及將有  
汾陰之役會歲旱京師近郡穀價翔貴頡遂奏疏曰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  
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則非先王卜征五  
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  
漢武帝將行封禪大禮欲優游其事故先封中嶽祀  
汾陰始巡幸郡縣浸尋于泰山今陛下旣已登封復  
欲行此其不可二也周禮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  
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  
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  
徙汾陰后土于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  
乃欲舍北郊而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

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其不可四也河東者唐王業所起之地唐又都雍故明皇閒幸河東因祀后土與聖朝事異今陛下無故欲祠汾陰其不可五也夫遇災而懼周宣所以中興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詢姦回遠勞民庶忘社稷之大計慕簫鼓之盤游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八月入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天戒丁寧陛下未悟其不可七也先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其不可八也陛下欲行此禮不過如漢武帝唐明皇刻石頌功而已此皆虛名也陛下欽明濬哲當追蹤二帝三王之事豈止效此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